

共产党人团结的基础

答复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
对新西兰共产党和
新共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的攻击



人 民 出 版 社

共产党人团结的基础

答复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
对新西兰共产党和新共
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的攻击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FOUNDATIONS OF COMMUNIST UNITY

A reply to an attack by the leaders of the

C. P. Australia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 Z. and its Gen. Secretary

Mr. V. G. Wilcox

根据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书记处 1964 年版译出

共产党人团结的基础

答复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对新西兰共产党和

新共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的攻击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43,000

1965 年 7 月第 1 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93 定价（四）0.19 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是为了答复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对新西兰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所进行的攻击而写的。这些攻击包括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一本题为《重建塔斯曼海两岸共产党人的团结》的小册子里。

这两本小册子据以立论的前提并不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所特有的。这些前提反映出正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因此，这本小册子题为《共产党人团结的基础》。

对严肃认真地参加意识形态斗争的人来说，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种使人兴奋的脑力锻炼。每一个政治集团都是抱着变更或改变它生活在那个社会的目的而提出它的政治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力求彻底改变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人剥削人以追求利润的社会。他们希望以社会主义来代替现有的社会制度，实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归生产者所有。

一种政治哲学的倡导者只有在他们的原则有了追随者的时候，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人民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坚定的信念才会促使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这就是概括在下列引语中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卡尔·馬克思。^①

上面这句话有力地說明当前世界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間意識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修正主义閹割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內容。它这样做，就使人們的思想离开了革命斗争。在实践中，修正主义的傾向是保持现状——資本主义。因此，它不是同資本主义的国家相对抗的。而馬克思列宁主义則是同資本主义的国家相对抗的。

这里簡略地概述一下当前世界意識形态斗争的基本根源，

在許多类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即工党）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在工人阶级参加和支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們的哲学以改良資本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消除資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端。它們以为，这样一来資本主义就会变得比較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那时工人阶级就会看不到以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必要性。各社会民主党就这样在事实上变成資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变成資本主义的政党。

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共产党人說，資本主义制度下的最好的改良措施充其量也不过是減輕弊端的手段，而且尽管实行了这些改良措施，工人阶级的相对的生活水平同它所創造的財富对比起来还是越来越恶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在工人阶级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資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工人阶级所有制。

因此，社会民主党把那些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人看成是他們的死敌，这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第460頁。——譯者注

說，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形态是使工人階級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最大障礙。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形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民來說，了解它的理論基础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本小册子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討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原則并批判澳大利亚党系統地加以闡述和应用而新西兰共产党认为是錯誤的那些論点，那就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澳大利亚共产党接受并宣传澳大利亚工党是“两个階級的党”，即工党体现了来自两个階級——工人階級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支持这种有害的理論。它輕易地忘記了，决定任何政党的性质的，是这个政党的主导的意識形态。就澳大利亚工党而言，这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态。

“两个階級的党”这一理論会引起幻想，以为同这个政党密切合作，不对它进行批判，就有可能改变或消灭它的主导的意識形态，并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历史的教訓证明这是錯誤的。

一个共产党如果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問題上接受这种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浸染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識，結果丧失革命的内容，而实际上变成一个“左翼”社会民主党。历史确实給我們提供了这样的例子。

这就是修正主义理論的下場。

我們相信，本书的讀者将从中看到很多值得認真思考的东西，因为这里所討論的理論曾經引起世界上种种巨大的变革，并将繼續决定世界的未来。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一些委員应邀而写的文章、来自黨員的信件以及在全国委员会所組織的党内討論

中所發表的意見編寫的。

在《重建塔斯曼海兩岸共產黨人的團結》這本小冊子里，作者們煞費苦心地把新西蘭共產黨的观点說成只是該黨總書記維·喬·威爾科克斯一個人的意見。上面這段話揭穿了這種謊言。

無論讀者是否全部或部分地同意或不同意這本小冊子里所表達的观点，他可以相信這些观点代表着新西蘭共產黨絕大多數黨員的集体意見。

新西蘭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獸·哈·威廉斯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統一書號：3001·893

定 价：0.19 元

目 录

前 言	戴·哈·威廉斯 1
我們能够重建塔斯曼海两岸的团结嗎?	3
八十一党声明, 澳大利亚共产党和我們自己	6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	9
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10
讓我們更仔細地看一看	18
試图作出解释	27
“請冷靜一些吧”	43
反对核武器、爭取裁軍、爭取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	47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53
結束語	54

这本小册子是为了阐明新西兰共产党领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特别是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而写的。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最近在题为《重建塔斯曼海两岸共产党人的团结》的小册子里进行了攻击。

澳大利亚党的那本小册子自称是对一九六四年四月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悉尼双边会谈结果的纪实，并且包括他们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的进一步的看法。关于第一点，该小册子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把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早些时候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包括进去，我们却不能同意。我们的理由将在后面扼要地加以解释。然而，我们认为，那篇冗长的文章完全歪曲了我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它硬说我们是“左倾宗派主义者”，是应该从最坏的方面来理解的教条主义者。它把全部火力指向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

需要对澳大利亚党的这本小册子作出答复。因为它连同其他类似的材料（例如苏联出版的《对谁有利？》）已在新西兰各地广泛地免费分发。

因此，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在于弄清楚几个论点，解释我们的真正立场，并纠正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其他人的颠倒黑白的说法。我

們知道，那些通过郵寄和其他方法接到大量攻击新西兰共产党領導的材料的人，正在迫切地等待我們发表陈述我們的观点的声明。而且，我們认为这个答复对于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來說也是非常必要的。

不值得在这里十分詳尽地指出澳大利亚党的小册子中許多次要的錯誤。修正主义喜欢舞文弄墨和制造混乱。但是，归根結蒂，证明理論正确与否的是行动，即在自己本国的条件下实现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正如我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那样，我們不打算不适当地轉移注意力，而不去实际执行自己的政策。

在新西兰，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会把我們引入一潭死水，即只限于在形式上抗議国际垄断势力日益侵入我国，以及我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各种政策。当前，我們的真正任务是要全力以赴地引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反对垄断势力的运动走上有效的、战斗性的斗争途徑。正是这种斗争将創造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最后将意味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工人队伍里取得意識形态方面的胜利，从而使新西兰能够向社会主义迈进。

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尽管最近一些小的但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表明，如果我們正确地进行工作，如果我們向修正主义侵入我們自己的队伍的現象进行斗争，我們就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們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但答复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領導的攻击，而且也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

我們能够重建塔斯曼海 兩岸的團結嗎？

澳大利亞共产党的領導修談需要重建以前我們兩黨之間的那種友好和親密的關係。他們的口吻听起来好像我們一直故意迴避他們似的。

我們可以向任何人保證，重建以前那種關係也是我們的目的和願望。問題是：怎样才能做到這一點？

澳大利亞共产党的領導把全部責任推到我們身上。他們說，我們改變了意識形態立場，而他們的意識形態立場則始終未變。

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的立場仍然和過去一樣。固然，我們從過去幾年的經驗里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我們的立場基本上是和我們同澳大利亞共产党對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所面臨的問題持有共同看法的那個時候一樣的，那時我們兩黨都同意修正主義是主要的和日益增長的危險。

塔斯曼海兩岸共产党人的團結是能够重建的。但是在什麼基礎上重建團結呢？

我們說：要在我們以前的共同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但是，當修正主義在澳大利亞共产党領導中占居統治地位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實現的尽可能廣泛的團結，就是我們兩黨代表舉行雙邊會談後在悉尼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所闡述的那種團結。

那項聲明由於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而在範圍上受到限

制，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不幸的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小册子似乎沒有重視这一点。相反地，这本小册子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口吻說，新西兰共产党的領導如果想同澳大利亚共产党搞任何联合行动，就必须在一件事情上同意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主张。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不能这样做。

我們已經說过，在过去，我們对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所面臨的問題持有共同观点。我們的观点依然如故，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領導并非如此。他們的观点改变了。截至澳大利亚共产党在一九六一年召开代表大会时为止，我們还持有共同的观点。維·乔·威尔科克斯同志曾作为新西兰共产党的兄弟代表出席了那次大会，他現在还很清楚地記得他同劳·夏基同志談話的情形，当时还討論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拒絕发签证給苏联共产党代表的問題。他記得夏基同志說，“即使他們来了，也只会是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領導的立場的。”

誰改变了？

坦率地說，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領導說他們沒有改变，这是不老实的。他們一定知道我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前一个时期，他們費了很大力气不断向我們解釋他們的立場，并給予我們友好的帮助和建議，以确保我們“走正确的路綫”。

我們想提醒他們，在一九六〇年年初（在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工人党代表大会以及后来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和《声明》的簽署以前），他們打电报要我們的总书记立刻到悉尼去，商討他們显然认为是很重要的問題。那时，劳·夏基同志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后刚刚从中国回来。維·乔·威尔科克斯放下所有的事情到悉尼去了（星期四到星期一）。

勞·夏基（在他自己的庭園里——理·狄克遜同志和勞·阿隆斯同志也在場）報告了他在中國、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的討論。

勞·夏基同志的報告的中心內容是提醒我們不要被當時有人提出的帝國主義將會輕易死亡這種新觀點所迷惑，不要被全世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幻想所迷惑。從根本上來說，報告是要求人們擯棄由於不加批判地接受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產生的許多不正確的臆想，要求人們拒絕把這些決議當做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當時我們還沒有這樣充分地看清這一點，但現在這已經很明顯了。

澳大利亞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是知道有過這件事情的！

後來，你們從出席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歸來的我們全國委員會的一位委員那裡得到了有關那次會議情況的報告，難道你們沒有為得到這個報告而感到高興嗎（因為你們沒有代表出席那次會議）？難道你們沒有向一些新西蘭同志一再贊揚就是這位杰·滿生同志拒絕同赫魯曉夫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攻擊的堅定立場嗎？

你們確實是這樣做了。為什麼呢？顯然是因為那時你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觀點同你們現在所宣布的觀點不同！因此，我們現在才有分歧。

當參加莫斯科八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新西蘭共產黨代表團路過悉尼的時候，難道你們沒有同維·喬·威爾科克斯同志和杰克遜同志討論過你們的觀點嗎？那時勞·夏基同志和理·狄克遜同志正在莫斯科參加籌備委員會。但是，勞·阿隆斯同志和目前大受攻擊的特德·希爾^①同志是在場的。我們一直談

① 即愛德華·弗·希爾。特德是愛德華的俗稱。——譯者注

到深夜。难道你们当时的基本观点不是认为需要采取共同立场来反对莫斯科的修正主义危险吗？

現在誰是正确的？

劳·夏基同志，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你说：“我现在是在狗籠子里”；并且說我們两人都很熟悉的一位苏联同志已經“不再喜欢你了”，这些事情难道你不記得了嗎？在开会期間，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約·高兰同志在讲台上說，既然有許多人对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非难，他就要“告訴他們，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英国。”难道你不記得那时你曾加以嘲笑嗎？

是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你們想要使人相信什么說法，你們現在的态度已經有些不同了。这些仅仅是在修正主义把你們接收过去以前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进行过的多次討論中的几件往事而已。所以請你們不要坚持这样的謊話，說你們沒有改变。

你們是改变了！所以現在的問題在于：你們的新的立場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說，仍然坚持我們从前共同的意識形态立場的我們是不是正确的。

八十一党声明，澳大利亚 共产党和我們自己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們在悉尼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举行双边談話期間，他們（象那本小冊子所提到的那样）提出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特德·希尔在新西兰的时候，我們曾經同他进行了討論。在那以后成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由希尔同志担任全国主席。

希尔同志是新西兰許多同志尊敬的老朋友，我們認識他已經多年，并且他以前是澳大利亚共产党書記处的成員。事实上，有一回，他在参加新西兰共产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后，应澳大利亚共产党之召，不得不匆忙赶回悉尼。因为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生了臭名远揚的彼得罗夫事件。他卓越地为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辯护，这是許多人都会記得的。

当希尔同志要想就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一些問題进行討論时，我們当然十分高兴，认为这样的討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另一方面，我們在組織上与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沒有而且从来沒有任何关系，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建立也毫无关系。然而，这次会見，加上《人民之声》报在談到希尔同志时称他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及威尔科克斯同志在广州說，我們將同任何人会談，而不仅仅是同那些被我們认为具有修正主义立場的人会談，这一切都被澳大利亚共产党領導当作根据，三番五次地說我們正式承认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不确实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如果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益而有此必要的話，我們將願意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一步进行討論。

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領導抓住这一点不放，硬說我們因而违反了八十一党声明。我們也許违反了。我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們願意以后在我們运动的任何正当地組織起来的世界性會議上把这一点爭辯清楚。但是，作为原則問題，局势已經迫使新西兰共产党的領導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領導承认目前在一些国家

里，在修正主义领导控制下的原来的党之外，存在着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小组，而且有时候必須同他們进行討論。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不是**我們**的行动造成的，而是**你們**的行动——以及其他那些采取同样行徑的人的行动造成的，是所有那些不加批判地追随赫魯曉夫及其仆从的人造成的。

十分坦白地說，我們觉得很可笑的是：你們譴責別人违反八十一党声明，而你們却在我們的行动之前就已經在許多事情上这样地大干起来了。自从你們于一九六一年年底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追随赫魯曉夫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以来，你們就一直在这样做。

你們把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譴責为非馬克思主义的，差不多把他們說成是叛徒，你們这样做难道沒有违反八十一党声明嗎？你們在任何阶段都沒有同他們进行过討論。八十一党声明明确指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益而必須与之进行无情斗争的敌人，而你們却改变了对他們的态度，你們这样做难道沒有违反八十一党声明嗎？你們要求召开世界會議，而不按照声明的規定在事先进行必要的磋商，你們这样做难道沒有违反八十一党声明嗎？

是的，八十一党声明就是这样遭到了破坏。而且在有关一般意識形态的問題上，它还遭到其他多种多样的破坏。你們和別人一起单方面做了这一切事情。就你們來說，你們用許多方法修改了八十一党声明，以适应你們的新观点——但你們沒有从一次世界會議上得到这样做的任何权力。你們知道，如果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改变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那就只有在一次世界會議上通过集体討論才能办到。